景宋本禮記正義

九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疏 天子至而已 正義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 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 既殯而然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

後祭也　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
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
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甚食使滿常數也又熊
氏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
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
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
已不爲在後餘事也○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
謂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
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
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
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
酢而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
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是
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注既葬至吉也　正義曰經云
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
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

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荅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啓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畢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爲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 注 帥循至亦然

正義曰帥循也此釋詁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謂諸侯五祀亦如天子

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

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 室中之事謂賓長獻 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 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 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疏 曾子至行也　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 注 齊衰異門則祭　正義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　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　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則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　大功酢而已矣　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　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　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

備其祭尸　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
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
次賓長獻尸　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
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旣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
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奥祝在室中北廂
南面佐食在室中户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
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
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
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
功緦麻兼内外知者以前文云内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内
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宫中三月而後
祭之此内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旣陳臨祭之時故
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宫中及大夫爲貴妾緦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之屬皆不祭　士之所以異者
緦不祭　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
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

爲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内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外内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輕親伸情也　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己雖爲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 注謂若至昆弟 正義曰此等於己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爲主母親於己服緦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爲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爲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案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爲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横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爲其

荀語志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哀也

不亦虛乎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　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云衰以飾在內之情故冠冕文彩以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衰服爲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

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爲虛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也何者若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爲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爲虛也故注云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

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謂主人也父子則否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各依文解之　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荅以重喻輕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成喪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未在親始重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者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故盧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未小

祥是以揔謂之𥚽祭而不得云再祭𥚽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𥚽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𥚽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禘祫此𥚽是釋除之祭也有𥚽事則之君所鄭以爲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此又比朝夕爲大也各有所指不嫌𥚽名同也 注 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正義曰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以其有終身之憂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

疏 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

有己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祔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祔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孔子至禮也　據制以荅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　非弗至制也　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　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爲禮也若過時不祭如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祔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爲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爲感時正是孝子爲存親存　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已伸孝心也

曾子問

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疏 殷大也孔子荅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爲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

注 居家至父母 正義曰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後親死是父母喪在後親喪痛甚恒居於家是隆於父母也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言送

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正義曰曾子上問既殯今問既啓故云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荅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注**言送至服也 正義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疏**正義曰前問君既殯及既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殯而臣有父

母之喪如之何孔子荅曰歸殯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曰盧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 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秖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 注 其哀雜主於君 正義曰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爲尊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恒在君所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適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

疏 大夫至行事 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朝夕之奠有闕

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大夫至朝夕否　正義曰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揔號內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甍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注內子至齊衰　正義曰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叔隗爲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揔號其妻亦揔名爲內子云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者此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

由尊者成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諸侯相誄非禮也 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

疏 賤不至禮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誄貴誄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爲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爲也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爲之作謚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唯爲天子作謚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　諸侯相誄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爲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爲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此不言君臣兄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　注以其至南郊

正義曰案鄭之時說公羊者而爲此言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爲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注禮當至之謚

正義曰案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當請謚於君則諸侯理當言誄於天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者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之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

孔子曰共殯服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

則子麻弁絰

疏衰菲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已病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殺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

疏正義曰此論諸侯在外死以喪歸之事曾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椑棺而從出既有備今其入也如之何注其出至具也正義曰案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

造作死後乃爲之　云親身棺曰椑案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檀弓注云椑堅著之言也謂椑雖親身天子椑內猶有水兕諸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椑爲親身也　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爲之今出疆椑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　孔子曰共殯服者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柩在路以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謂布弁布弁之上而加環經**注**此謂至具焉　正義曰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云如小斂故知此謂已大斂也云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案士喪禮云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焉以殯不可闕故知具焉經特云共殯服者舉主人服爲重　則子

麻弁絰疏衰菲杖　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麤屨也其身已病者拄杖故云疏衰菲杖也 注 棺柩至已病　正義曰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者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是殷之祭冠明弁絰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云杖者爲已病者　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爲已病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　謂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從柩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 注 闕謂至變也　正義曰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

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菆塗既畢而成服也云殺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殺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内而出故云殺柩出毀宗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上之所言謂大斂之後此所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䟽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也

注謂君至無飾　正義曰案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　入自門升自阼階　其柩入之時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故注云親未在棺猶如生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　言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

子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髪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䟽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注遂遂至君也　正義曰以經云遂既封而歸今君喪既引在塗而言遂故知遂送君也又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墳也故知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注封亦至至尊　正義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髪今臣聞君喪即括髪不笄纚者若尋常是吉今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其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髪也知葬時著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故知葬時著免也曾

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禄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以上至之家○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注】貴禄至少牢○正義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禄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

祭也若巳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巳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巳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巳亦供上牲宗子爲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于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　祝曰至常事　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爲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

注介副至祭然　正義曰上云庶子爲大夫此亦當云爲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

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此之謂宗子攝大夫

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孔子荅畢更爲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案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設饌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觶而祝命尸挼尸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不綏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案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

飲主人主婦交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酌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于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長又加爵於尸訖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主不旅酬也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筭爵無筭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攝主不爲此陽厭也 注 此之至大夫 正義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

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
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疏 攝主不厭祭　正義曰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
旣爲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爲陽厭之祭也所
以不爲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飫今攝主謙退似若神未厭
飫然也　不旅　謂所將祭旅酬之時賓奠不舉不爲旅
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
也　不嘏不綏祭　嘏是主人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受
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綏祭也　不配
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某妃配某氏備告考妣
今攝主不敢備禮略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
以次至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
故逆陳以見義 注 皆辟至某氏　正義曰以其無尸設
饌欲神之歆饗而厭飫是也　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
中有此兩厭下文有陰厭有陽厭是也　云迎尸至陰厭
也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

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室奧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户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不厭謂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厭飫凡厭是神之歆饗　云尸謖至陽厭也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爲繹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旣爾諸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故闕陽厭若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者不陽厭此皆逆陳於祭末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　云假讀爲嘏至主人也以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于主人嘏字古旁爲之祭禮唯主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不綏祭謂今主人者謂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爲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若綏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祝命尸綏祭尸取菹及黍稷肺祭于豆間是

謂之綏祭綏是滅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也云今主人者謂今攝主人也云綏周禮作隋者以綏是綏安之義隋是滅毀之名故從於周禮隋爲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　云不配者至某氏　謂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疏 謂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　之北　賓奠而不舉者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則不旅酬之事而更別言者以上文揔云祭祀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別論賓禮有闕故重言之 注 布奠至止旅　正義曰此皆特牲禮文云此酬之始也者案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内兄弟訖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爲也

不歸

肉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巳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疏】不歸肉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也　【注】肉俎至共燕　正義曰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注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　其辭至某辭　正義曰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　【注】辭猶至之辭　正義曰云宿賓之辭案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爲肅肅進也進者使知祭日當來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　云與宗子爲列至而巳　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故云而巳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

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辟正王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巳至子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曾子問至以祭乎

論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爲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　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者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也 注 不祭至正主　正義曰所以不祭于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謂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祭廟辟正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　若宗至於家　孔子上爲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 注 言祭於家容無廟

也　正義曰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一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　宗子既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

注 孝宗至常事　正義曰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復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其不稱孝者唯已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孝也

注 至子可以稱孝　正義曰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　若義也者若

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注　首本也誣猶妄也　正義曰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爲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爲祭之法不依典禮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　言無益無用爲　若厭祭亦可乎　厭時無尸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　祭殤必厭蓋弗成也　厭飫而已不成其爲人　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與不成人同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祭

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各依文解之　祭必有尸乎　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无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祭必有尸乎 注 言無益無用爲　正義曰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爲者無用爲此尸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　若厭祭亦可乎　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時其理亦可注云厭時無尸　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　孔子荅祭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爲人父之道不可無尸　祭殤必厭蓋弗成也　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略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孔子荅問已了更起別端辯祭

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祔當爲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

疏 正義曰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一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備也謂祭殤簡略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也

注 祔當至不備　正義曰知祔當爲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爲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　云言殤至陰厭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奧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末謖起也謂尸起之後也

孔子曰宗子爲

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疏 孔子更爲辯云若宗子爲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 注 族人至其禮 正義曰以經云庶子既不爲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爲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爲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爲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筭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

本服服之　云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其吉祭特牲

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

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

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

是謂陰厭

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

【疏】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

【注】尊宗至吉祭　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祭亦特牲故云尊宗子從成人之禮也云凡殤則特豚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

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也　祭殤至利成　謂祭此殤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　無肵俎者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肵俎　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今祭殤既略故無玄酒也　不告利成者謂祭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

注此其至尸者　正義曰以經云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之設本不爲尸所有祭殤略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案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肵俎初載心舌肵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又云無筭爵祝東面告利成舉肺脊肵俎利成之禮並施於尸也　是謂陰厭　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奥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

注是宗至如之　正

義曰鄭既云小宗爲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爲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爲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爲後若立兄弟爲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爲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

得户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
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
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
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疏 凡殤謂非宗子之
殤故云凡殤無後
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爲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内親祭
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内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
白顯露之處爲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爲陽厭也

注 凡殤至而止 正義曰謂庶子之適子爲殤而死此
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爲揔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
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
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
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
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
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
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
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子同 曾祖祭之當於

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主適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至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

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内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爲墠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爲墠祭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其立大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爲墠祭之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爲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於室奥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戸東注云室戸東案上文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戸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

爲凡殤者以上經云宗子爲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爲凡殤以其更無别文故知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者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彼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殤於其廟奥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爲凡殤也彼注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 堩道也變謂異禮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

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爲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舍奠每將舍奠行王夫柩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姦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

安知其不見星也爲無日而慝作豫止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吾聞諸老聃云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曾子至不乎 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停住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也 孔子至禮也 孔子荅以己從老聃助葬於巷黨遭日食之事老聃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老聃稱曰禮也 注 巷黨至復也 正義曰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東爲右也案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交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行相左或可行相左者云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爲交相左 反葬至行哉 丘反問老聃云夫柩

務於速葬不可以迴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柩就道右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已之遲速既不知其遲速設若遲晚遂至於夜莫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爲勝哉言當疾行以至於墓赴其吉辰也　夫柩至痁患　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今若令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非但輕薄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巳不可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意者言若日食而務速葬以赴吉辰即慮有患害而遂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巳何謂私館不復也復始死招魂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

問難明也

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 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 孔子又爲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

邇故也土周聖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轝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轝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轝機或爲餘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轝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禮也召公言於周公爲史佚問周公

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史佚行之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於棺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曾子問曰下殤土周

曾子既見時所行與古禮異故舉事而問也　下殤

謂八歲至十一也土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塈周是也

周人用特葬下殤之喪故云下殤土周也　葬于園者

園圃也下殤去成人遠不可葬於成人之墓故用土周而

葬於園中也　遂輿機而往者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爲之

狀如牀無脚及輗簀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係著兩頭之

榪又別取一繩係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

取帀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

時當塈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

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於塈周中故曰輿機而往也　塗

邇故也者塗路也邇近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於宮

中此下殤葬於園是路去家甚近故先用機舉尸往園中而後棺斂故曰塗邇故也　注土周至餘機　正義曰案檀弓云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殤故知土周是塈周也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於園中者檀弓云中殤下殤此直云葬下殤土周葬於園者以經云下殤故指下殤爲言檀弓所云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遣車即不得塈周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殤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用塈周輿機而葬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殤中殤遣車一乘亦不輿機下殤無遣則輿機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今謂曾子見時世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同降今既遠不復用輿機於尸爲當用人抗舉棺而往墓

爲當用車載棺而往墓邪問其葬儀故云如之何 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 此舉失禮所由之人史佚周初良史武王周公成王時臣也有子下殤而死 墓遠者史佚欲不葬於園而載尸往墓及棺而葬之其墓稍遠猶豫未定 注史佚武王時賢史也 正義曰史佚文王武王時臣故國語稱訪於辛尹尚書稱逸祝冊是也但下殤之喪非成人之要故史佚猶有不知 召公謂至宮中召公名奭見史佚欲依下殤禮而不棺斂於宮中而欲車載往墓猶豫未定故勸之令棺斂於宮中如成人也 史佚曰吾敢乎哉者言吾雖欲如此猶不敢恐違禮者所譏 注畏知禮也者是畏周公也不欲直指 召公言於周公者言猶問也史佚既畏周公故召公爲諮問於周公述其事狀以決之者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召公之問故荅云豈豈者恠拒之辭先恠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辭 史佚行之者召公述周公曰豈不可之辭以語史佚史佚不違其指猶言周公豈不可是許之辭故行棺衣

宮中之禮也　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更據失禮所由也然此云棺衣棺於宮中自史佚爲始明昔非唯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而不言於宮中者略從可知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内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吉凶不可以同處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 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 卿大夫士皆下之 見而下車 尸必式 小俛禮之 必有前驅 爲辟道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爲尸之事　曾子至之何曾子言卿大夫或爲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内有齊衰之喪其禮如何故云則如之何　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此荅曾子云且舍公館以

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　孔子尸冕而出　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爲尸之事遂與曾子廣説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内時有如此皇氏以爲無曾子問者後寫脫漏非也　注爲君至士者　正義曰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而尸當馮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

與疑有司初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二者恕也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各依文解之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至初有

司與者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 注 致事至致事 正義曰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 記曰至謂乎 解人臣喪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已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 注 二者恕也孝也者恕也解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已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君忠恕也孝也解亦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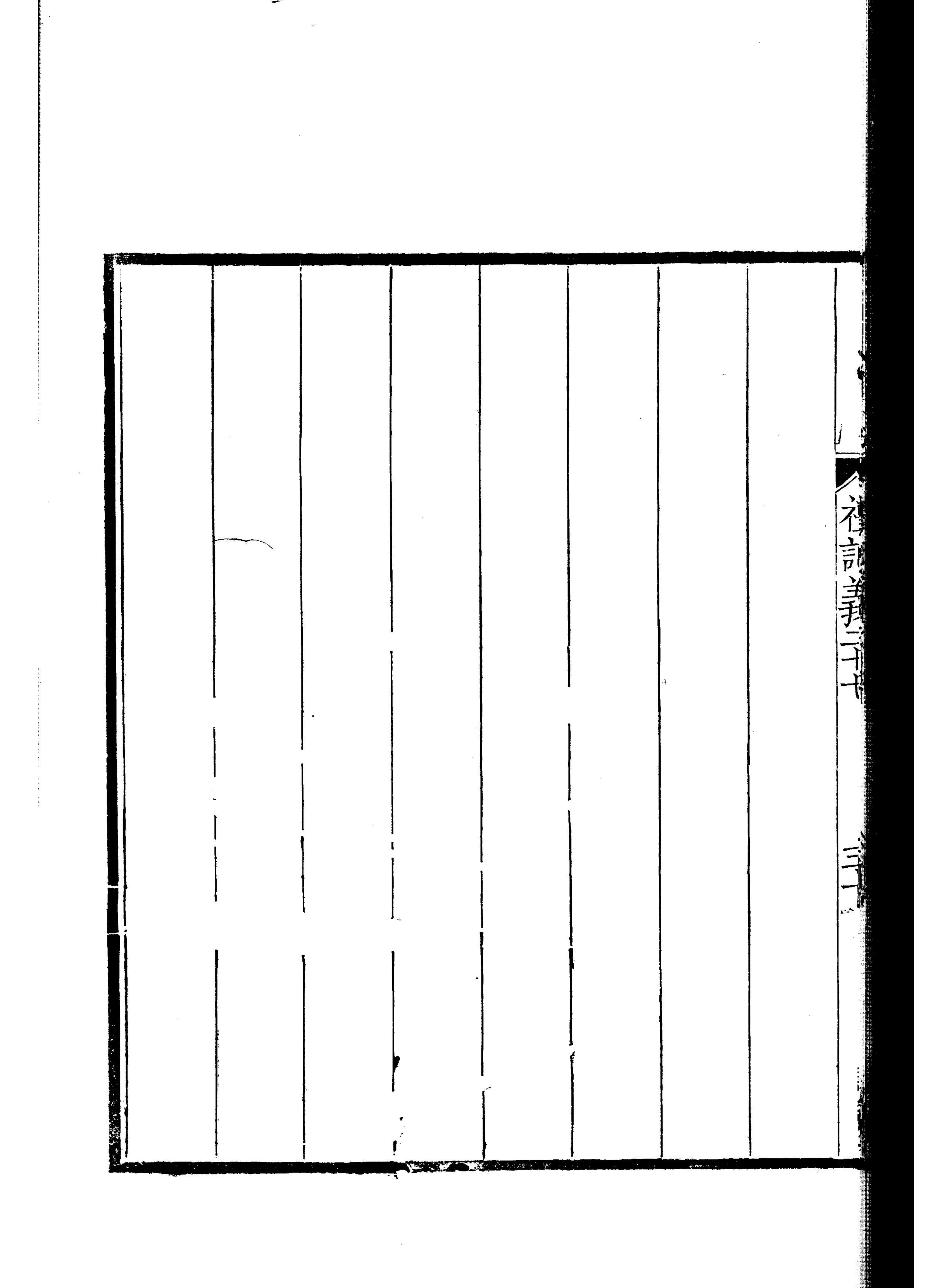
奪親是孝子思親今不致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爲爲之也 注 伯禽至費誓　正義曰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案史記魯世家文云徐戎作難尚書序又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

今以三年之喪至弗知也　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更無所爲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

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七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文王世子第八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録屬世子法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之爲世子下終文王之爲世子也爲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世子至周公踐阼爲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說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并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至不翦其類爲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飮及刑罰之事殊於異姓

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典于學爲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末爲第五節以其文王爲世子聖人之法非凡人所行故更明尋常世子法各隨文解之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曰朝以其禮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小臣之屬掌外内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恒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復也）及莫又至亦如之（莫夕也）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憂解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旬有二日乃間間猶瘳也

疏 文王

至日三　正義曰案緯候之説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則爲世子之時未得爲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下記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又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

食上至後退　正義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荅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末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其寢也

注末猶至其寢　正義曰末微末故爲勿也原再也釋言文云爲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要進必孰爛過節故爲失飪臭謂氣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反其寢若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王私寢也

注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正義曰案爾雅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爲尊

尚之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是法式言武王慕尚文王以爲程限法式帥循也釋詁文經云不敢有加焉者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 注 間猶瘳也 正義曰若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滅損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 間後容臥 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 帝天也 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 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 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

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

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君子曰終終其成功

疏 正義曰文王疾瘳武王得安聽文王問爾其何夢武王對曰夢見天帝與我九齡之言而與我也文王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爲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夢得九種齡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必有之文王曰女之所言非也古者謂年齡謂稱年爲齡古者稱齒亦爲齡天既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爲百歲爾爲九十吾與爾三焉言我於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焉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徧驗書本齡皆從齒解爲鈴鐸於理有疑亦得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九齡之言而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爲何

注 撫猶至後也

正義曰撫爲存撫故爲有也言君王則此受

命之後者文王繼王季爲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注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者謂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之末五年之初於時必未稱王若其稱王反叛已露紂何肯囚復釋之是知於時必未稱王也書傳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尅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在受命之後者謂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者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故中侯我應云赤雀入酆止於昌戶受命之時已三分有二今云西方有九國於時未賓則非有二分諸侯也或以爲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國也

注年天至成之　正義曰爾雅釋天云周曰年年稔也稔孰謂歲穀一孰是年爲天氣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

八歲而齓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之與齒俱有齡落之義云文王以勤憂損壽者以文王當紂暴虐之時故知勤憂損壽也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是勤憂也云武王以安樂延年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安樂延年詩魚麗美萬物盛多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也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滅之晷刻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天定之數今文王云吾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

成王幼不能涖阼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

周公相踐阼而治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

成王

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

文王之爲世子也

題上事 疏 正義

曰武王既終成王幼弱不能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道周公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乃與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者若成王法效伯禽不能備具而有過失周公則笞撻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　文王之爲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於此是文王之爲世子及武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爲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爲世子總結之也 注 涖視至之事　正義曰案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

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孰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大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能踐阼之事也

注踐履至下也　正義曰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小樂正

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胥鼓南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還是第二

節中教世子及學士時節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者學謂教也言三王教世子及學士等必各逐四時所宜則下文之類是也 注 四時至學者 正義曰四時各有所宜學者即下云春夏學干戈及春誦夏弦之類是也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則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入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 注 干盾至秉翟 正義曰干盾也春時萬物有孚甲故象干也盾捍也盾所以捍難故以干爲盾也云戈句孑戟也者夏氣茂盛萬物體壯枝葉似戟有句孑也案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孑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云干戈萬舞象武也者宣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大武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配戈則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動作之時學之秋冬學羽籥羽翟羽也秋則體成文章也籥笛也籥聲出於

中冬則萬物藏於中云羽籥籥舞象文也宣八年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引詩者邶風簡兮之篇也證羽籥之義以秋冬凝寒漸靜故云用安靜之時學之盧植以爲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戈羽與籥舞時相對之物皇氏云鄭引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秋冬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者也 注四人至吹籥 正義曰云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者此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是籥師旣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云小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也云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者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

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證大胥有教樂之事大胥掌教學士版籍以待聚致諸子諸子則學士也春時入學釋蘋藻之菜禮先聖先師合六舞節奏令之得所秋時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者證籥師有教樂之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　胥鼓南　胥謂大胥南謂南夷之樂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 注 南南至不僭　正義曰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云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證大胥所以鼓節南由正舞位故鼓之也云旄人教夷樂者證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引詩以雅以南者是小雅鼓鍾之詩刺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故陳先王正樂以刺之教夷蠻者明王德化卒來四夷言先王以萬舞之雅樂以四夷之南樂以籥舞之文樂進旅退旅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僭差引之者證此經之南舉南樂則

四夷之樂皆教之也　注誦謂至同也　正義曰誦謂歌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弦謂以絲播詩者謂以琴瑟播被詩之音節詩音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云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聲亦清輕云陰用事則學之以事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事亦體質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無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含周家爲言耳故與此註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爲夏之制也云學書於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者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云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云文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云學禮樂於殷

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者以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桒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於夏學學禮於殷學若周别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教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疏

凡祭與養老至在東序 正義曰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合語之威儀又教世子等祭與養老合語之義理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深淺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者此之一 凡總包三事也一是祭二是養老三是合語

之禮皆小樂正之官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之中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三者之威儀以教世子及學士等

注 學以至也語 正義曰學以三者教也教以三者威儀容貌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行禮之時皆有容貌故小樂正教之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三者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引鄉射記者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者於旅也語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

疏 前文小樂正既教三者之威儀令大樂正又教三者

之義理故大樂正學舞干戚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則前經合語也亦大樂正教以語說義理命乞言者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則前經養老乞言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皆大樂正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理 注 學以至篇數 正義曰此經與前經重序其事文勢相似前經小樂正乃教威儀事淺故云詔之東序此大樂正所教義理既深故大樂正授數知者文承東序之下大樂正授數之時亦在東序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疏 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

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 注 司成至事也 正義曰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引師氏以職詔王以下者皆師氏職文案書傳大夫爲父師周禮師氏中大夫云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三德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云及國中失之事者中謂中禮失謂失禮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 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 **終則負牆** 卻就後席相辟 **列事未盡不問** 錯尊者之

語不敬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故云侍坐於大司成 遠近閒三席可以問者去大司成遠近中閒可容三席之地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 終則負牆者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者其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更問若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而輙有咨問則爲不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疏】 正義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

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 注 官謂至之事　正義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之者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爲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案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於齊魯之間詩有毛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爲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鎗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爲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爲先師也疑而不定故發聲爲億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 **疏** 正義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

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今案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　注謂天至孔子　正義曰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正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於時王學中其鄉學爲庠故鄉飲酒義曰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共在鄉學故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于序學記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爲遂是州遂爲序也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立學爲重故及先聖常奠爲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故奠先聖先師　凡釋奠者必

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正義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遥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與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是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疏正義曰此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學於其明日必遂養老注大合至象類正義曰經云凡大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

學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　云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者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云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案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是養老之象類

凡語于郊者語謂論說於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以待又語**又語為後復論說也**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進於衆學者**以**

其序又以其藝爲次謂之郊人遠之俟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酬于上尊以相旅

【疏】正義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

【注】語謂論說於郊學

正義曰語謂論課學士才能也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徧在四郊 必取賢斂才焉者謂在於西郊學之中論說取賢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也 或以德進者謂人能不同各隨才用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最爲上故進之宜先也 或以事舉者事次德者雖無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也 或以言揚者次事也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爲使命亦舉用之 曲藝皆誓之者曲藝謂小小技術也

醫卜之屬也誓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　以待又語者又語謂後復論說之日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　三而一有焉者謂小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　乃進其等者等輩類也若說三事有一善者則進於大衆輩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雖得進衆而不得與衆爲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爲高下之次序也　謂之郊人者雖有次序而待職缺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爲俊選而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而不得同爲俊選但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　遠之者所以謂爲郊人者是疏遠之故也

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者成均則虞庠也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於成均之內飲酒以恩澤被及於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也所以榮之

注董仲至相旅　正義曰董仲舒爲春秋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言虞庠近是成均凡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

之尊卑者酬於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
及長兄弟等及次賓及次兄弟等皆酬於堂下之尊以相
旅是也今郊人雖賤亦得酬
於堂上尊故云取爵於上尊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
幣 與當爲釁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
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 **然後釋菜**
告先聖先師以器 **不舞不授器** 釋菜禮輕也釋奠則
成有時將用也 舞舞則授器司馬之
屬司兵司戈司盾
祭祀授舞者兵也 **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
可也 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
則儐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 **教**
世子 亦題上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
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
儐之事也 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
禮樂之器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

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
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
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
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爲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
之器乃退儐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儐
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
於禮可也 注 與當至器成 正義曰案雜記宗廟之器
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器成當釁釁之故知與當爲釁
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 注 告先至用也
正義曰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
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
幣釋菜秖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
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
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
立學及器新成事重於四時常奠也故學記云皮弁祭菜
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卜禘不視學則

祭菜與視學爲一也此下文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故知學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爲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幣是也以前皆熊氏之說義或當然也 注 釋菜禮輕也 正義曰此旣釋菜禮輕不可爲舞所以大胥云春舍采合舞似釋菜爲舞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 注 言乃至宗也 正義曰從釁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若其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儐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

之北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旣退儐于東序明釋菜在於虞庠云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者明堂位文也　教世子　正義曰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諸侯之事及釋奠養老之事雖非一也以世子爲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　注亦題上事　正義曰題謂題目前文王之爲世子文在於下題目以上之事今教世子之文又在於下亦是題目以上所設諸事故云亦題上事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中也懌說懌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養猶敎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爲之行其禮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爲說其義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敎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愼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

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

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内之士而近不能敎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

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

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教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周公踐阼亦題上事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旣成教尊官正國治之事　樂所以脩内者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内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内也　禮所以脩外也者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所以脩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者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謂交間錯雜於其情性之中發形於外謂宣發形見於身外也謂威儀和美也　是故其成也懌者謂内外有樂

心既喜悅外貌和美故其成也懌懌說懌也　恭敬而溫文者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溫也

注謂燕居出入時

正義曰上云在前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此文言入言出故以爲燕居出入也是以教至者也　以世子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謂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於也而每事之上使世子曉喻於德義也　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保是護也輔相也翼助也謂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而歸於道案老子先道後德則道尊德卑此師喻諸德保歸諸道先德後道者以道德無定據各有大小老子謂無爲自然之道故在先德謂人所法行故在後皆謂大道大德也此謂教世子之身先須於事得理若身之有德乃可通達流行故德先道後謂小道小德也已具上曲禮疏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注記所云謂天子也

取以成說　正義曰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注記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者以有師保疑丞下則云四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者取此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耳　設四至能也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此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句是後作記者解前記之人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須備唯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言古記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能也其四輔者案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仲尼至爲之　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覆說周公敎成王爲世子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三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者仲尼聞古之言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殺害猶尚爲之況周公于其身于廣大也今乃廣大其身謂其身得廣

大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其周公比殺身之人則優饒爲之言周公自優饒光益也所以光益者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身居尊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 注于至大也 正義曰于是語辭迂爲迴遠故讀于爲迂從廣大之義也 是故至爲也 正義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爲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爲人君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 注以爲至子時 正義曰武王既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今經云以爲世子則是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爲世子時言雖爲君未能涖阼與世子時無異故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實則不爲世子也行一至謂也 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而三善者謂衆知父子衆知君臣衆知長幼是其三善則下經所云者是也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

通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直云長長不云兄在則禮
然者於世子無兄故不云兄在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
發問　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曉其意而荅之言父
在則禮然者父在之時恒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
在則禮當如此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
雖貴尚屈降於人則知父尊彌甚故云衆知父子之道父
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
上下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
幼輕於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以
義和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於學者唯在學受
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
辨其等正其位注云位朝位是也　故父在斯爲子君在
斯謂之臣　國人聞世子爲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
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
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子天性故云爲子也君臣以

義相合不云爲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 注 司主至正也 正義曰司是職司故爲主謂樂正主大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大子成就其德行也云一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謂世子也何直云一一人者恐爲一時之事故云一人謂世子也釋詁文元是首故爲大也論語云溫良恭儉讓漢有賢良方正故良爲善易文言云貞固足以幹事故貞爲正也 周公踐阼 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故注云亦題上事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內朝路寢庭 其

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爲

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希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公若有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也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諸子諸孫守

下宮下室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者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子也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正者至族者　正義曰以經之正字乃是正定之正今案在下皆論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公之赦宥刑殺皆君之所爲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爲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案周禮諸子下

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
周禮序官鄭注云或曰庶子掌國子之倅者倅副也鄭注
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
其朝至以齒　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内朝内朝謂
路寢庭朝也公族内朝則西方東面北上　臣有貴者以
齒者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
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　注　内朝路寢庭
正義曰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案周
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内朝是路寢庭朝也
其在外至爲之　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於
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
也　司士爲之者謂司士之官主爲朝位之次外朝位既
司士主之則内朝庶子主之也上文内朝不云庶子爲之
者以文承庶子之下主之可知故不言也　注　外朝至位
也　正義曰以言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
儀之位也案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

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周禮司士屬司馬故云亦司馬之屬司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皆司士職文　其在至以官　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　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

注宗人至奉豕　正義曰言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官各司故

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牛以下證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云司馬奉羊犬人屬司寇案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案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羞馬牲者以其主馬故特使供之此注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

其登至上嗣　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事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為加爵衆賓長又為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牲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荅拜嗣

子卒觶拜尸尸荅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荅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衆官皆爲其事 則以上嗣 其登餕獻不用衆官唯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案特牲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 注上嗣至君也 正義曰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文唯有嗣子舉尸之奠爵受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者亦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爲獻也舉奠謂嗣子也名此嗣子爲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更洗爵酌入以進

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酳入之數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案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言者略耳

注治之至列中　正義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者鄭恐外朝亦爾故云唯於內朝則然云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云一命齒于鄉里者引黨正文解三命不踰父兄之事也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爲重而猶與之計年爲列也云三命不齒者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

若應有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也　其公至主人
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
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爲序衰麤者
在前衰精者在後　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者言非但公
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内有死喪之事相爲亦如之爲死者服
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　以次主人者謂雖有
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
也　注大事至下齒　正義曰以其經云則以其喪服之精
麤故知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案喪服臣爲
君斬衰今言服之精麤爲序故知必以本親服之精麤謂衰
服縷布精麤也皇氏云以爲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雜記云
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麤若
如皇氏說緦麻小功爲極麤斬衰爲極精也書傳何處謂斬衰
爲精乎但斬衰於麤之外別更稱斬見其哀痛之甚故於齊
衰而稱麤也云微細焉則屬於麤者謂得入齊衰之限不復
稱斬耳豈謂斬衰細乎皇氏之說非也云主人雖有父兄猶

不得下齒者言主喪之人當在於上以爲喪主雖族人父
兄尊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　若公至一
等　正義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則異
姓爲賓燕飲必須禮儀獻酬交酢故宜立賓以行禮也但
公欲與族人相親若使族人爲賓賓禮疏隔故用異姓爲
賓也膳宰爲主人者既有其賓賓必對主人而君尊不宜
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爲主人對於賓使得抗禮酬酢也
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爲獻主故注云君尊不獻
酒　公與父兄齒者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
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　族食世降一等
者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
殺也　注親者稠疏者希　正義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
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
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至下室　正義曰
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於
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

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爲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 注 謂朝覲會同也 正義曰上云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公若出疆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留守對上在軍故知此出疆是朝覲會同非出軍也其庶子之官公有朝覲會同不從公行既掌留守公宮若征伐出軍庶子不從公行亦是所掌留守之事 注 正室至之廟 正義曰經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與下文爲總正室守大廟以下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適子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案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其餘諸侯大廟皆大祖之廟也 注 謂守路寢 正義曰以下云下宮上云大廟此貴宮貴室既非大廟又非下宮下室唯當路寢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 注 下宮至異語 正義曰上云大廟此云下宮除大廟之外唯有親廟

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上云貴室此又云下室故知燕寢也云或言宮則下宮也或言廟則大廟也故春秋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是通異語也此云諸父及諸子諸孫者未審爲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後爲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卿大夫之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夫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諸兄諸弟者蓋諸兄從諸父諸弟從子孫也　五廟至正焉　正義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　皆有正焉者正謂正禮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贈含隨其親疏各有正禮　注實四至子也　正義曰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爲始封子是高祖爲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爲五廟也　注弔謂至五世　正義曰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祖免故云免謂五

世也 注承讀至禮也 正義曰承文在賻含之閒則贈含之類故以承爲贈云正正禮也者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非訓正爲禮也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隨其親䟽各有正禮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八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 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 纖讀為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刵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 公族無宮刑 宮割淫刑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 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 公

曰宥之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又復也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對荅也先者君每言宥則荅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宥定不復荅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于公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

曰哭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公之同族有死刑之罪有司
之行法之事及公爲之貶降之禮　公族其有死
罪則磬于甸人者甸人掌郊野之官又云磬盡也磬謂縣
縊殺於甸人之官令其性命磬盡也　其刑至甸人　謂
族人犯刑罪者欲纖剌剸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
人之官也　公族無宮刑者雖犯宮刑不得行宮刑　獄
成有司讞于公者成平也讞言白也謂獄斷既平定其罪
狀有司以此成辭言白於公若其所犯死罪白公之時則
曰某之罪在大辟其犯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
之　公既得有司之白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
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有司又曰在辟　有司既得公言
更往平審理無可出也有司又更白公言罪在大辟公又
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　及三宥　有司執法又曰在
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宥則荅
公將更寬宥及公遣三宥之後爲公意無已有司不復對
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於甸人也　公又使人追之

謂追止行刑殺之人云雖然必赦之然猶如是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有司對曰無及也言其追之不可及也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者謂公身著素服衣裳皆素不舉饌食爲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

注縣縊殺之曰磬　正義曰磬謂磬盡也左傳云室如縣磬杜預云磬盡也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也

注纖讀至墨曰鞫　正義曰案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案墨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劓之屬則剸割也故云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云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者以刑之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唯告而已故以爲鞫漢書每云鞫獄是也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其法律平斷其罪鞫盡也謂推審其罪狀令盡也今言公族雖無宮刑但髡去其髮也

注罪既至類也　正義曰罪既正定不可宥謂罪當正條無可赦宥之理君今乃更欲赦之者是重慎刑殺其族類也

注白巳刑殺

正義曰公不遺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秖謂行刑者反廻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於公 注素服至弁矣 正義曰案下曲禮重素鄭云重素衣裳皆素謂之重素素爲衣裳也此素服亦然也於凶事爲告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爲吉也於吉事爲凶者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唯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爲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云君雖不服至弁絰者並服問文也云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者案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於錫衰諸侯爲卿大夫既錫衰士宜甲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爲緦衰異姓爲疑衰知諸侯亦有三衰者以司服王有三衰又云上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此云君弔士疑衰案士喪禮公視斂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彼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於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無明文故注云喪禮爲錫衰也云素服亦皮弁

矣者諸侯亦爲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譙周云此素服著素冠非鄭義也

注君於至哭之　正義曰案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是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謂以宗族事會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體猶連結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崇高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官各有能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以至尊不自異於親

之列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殺差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

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鄉方言知所鄉）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犯猶干也術法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翦割截也）

疏　正義曰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族所以朝于內朝者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於內朝也　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爲齒列者欲

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在外朝以官體異姓也者此覆
釋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外在朝則不復計年各隨官爲
次者外朝主尊别不得以私恩爲異故雖族人悉以計爵
爲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爲體也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
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
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
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爲位是崇高於有德也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
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此賢故
授事以表之也　登餕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
覆釋所以登餕受爵用適子者夫祭祀是尊嚴於祖也適
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饌是尊祖之
道理也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
第五條臣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
不計爵尊卑爲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爲序
也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

六條公所以降己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君上存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豈得相遺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　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主將行又使庶子官主守之者是爲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　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　而君臣之道著矣者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　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　五廟至親也　此覆釋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　所以必告必赴

者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
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此解既與君有親何得
爲庶人者賤其無能也　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者此
覆釋前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及賵賻必有正焉之事言君
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　古者
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
於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
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倫理也言庶子官
治則邦國治理也　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者若邦國治
理則天下之人衆皆知其所鄉之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
不以犯有司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犯干也有司獄
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有罪公應宜放赦之而猶在五刑
者國立有司之官以法齊治一切令不可以私親之罪而
干壞有司之正法也　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解公所以不
干有司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
姓爲一體不得獨有私也　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也者此覆釋上致刑于甸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 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者此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無服哭於異姓之廟者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者覆釋上君爲之素服爲之變之事所以素服居在外寢不在內又不聽樂爲之變常者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故也 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宮刑所以無宮刑者不可翦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宮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之後比覆說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文相連接待其事終然後別釋公族無宮刑故在後也 注翦割截也 正義曰公族既無宮刑當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康成注云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早昧突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 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 始之養也 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親奠之者己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 適饌省

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

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由清廟與武也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筭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説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駘於邑是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事 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也 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晨大猶初也昕猶明也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鼓以召學士所以警衆者初昕擊鼓警動衆人令早起也 衆至然後天子至者衆人既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

節者天子既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奠之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謂興舉尋常舊禮以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　有司卒事反命者卒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於天子于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者若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禮先老畢遂之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者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親養老之珍具　遂發咏焉者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發其酖咏以樂納之也　退脩之以孝養者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

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　既歌而
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語謂談
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者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
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
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
音聲理之至極也　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子
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
後笙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
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　大
合衆以事者衆謂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　達有
神者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　興有
德者興謂發起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
也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
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
之等也　而上下之義行矣者既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

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　有司告以樂闋者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筭樂已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席王燕末乃告之令其養老幼也　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者此則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我於東序之禮也　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但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心也

注早昧至學士　正義曰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爲大以末爲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晚矣

注興猶至報也　正義曰秩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爲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

注凡大至學也　正義曰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者爲其養老是以往焉大合樂者鄭前注春合舞秋合聲爲大合樂其實月令季春合樂亦是也云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始爲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爲下釋奠於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以爲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别也

注 三老至必也　正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爲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非鄭義也今所不取云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父兄所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于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三辰

之星者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
鄉飲酒注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
羣老如衆賓必也者三老既如賓五更既如介故羣老如
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酒注席衆賓於賓之西
南面各特焉是也 注發咏至樂闋 正義曰此文承設
席省醴之後也云發咏以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案
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
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云退脩之謂
既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老更就位主人乃退酌醴獻
之也 注反就至樂之 正義曰知反就席乃席工於西
階上者約鄉飲酒禮文知之也 注既歌至也語 正義
曰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閒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
正歌備定本云正歌云工歌備誤也工當爲正也云歌備
而旅者案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爲司正賓取觶
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
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

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 注 象周至後舞 正義曰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爲武王樂在堂下也云師樂爲用前歌後舞者今文是泰誓之文也 注 由清廟與武也 正義曰登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 注 此所告者謂無筭樂 正義曰以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者謂無筭樂也 注 羣吏至是也 正義曰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又云及羣吏諸侯既爲畿外故知羣吏謂畿內鄉遂之官也云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羣吏使之養老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云諸侯歸各帥於國者諸侯還歸帥行

於國云大夫勤於朝者大夫勤力行之於朝云州里騂於邑者州長里宰之官希騂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愛之以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之以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脩之以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下節申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方釋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先解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於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故云慮之以大也　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　行之以禮者解遂發咏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　脩之以孝養者解既迎又親獻醴薦饌是脩於孝養故也　紀之以　義者解

既歌而語是紀錄德音之義亦存天下之大義也　終之以仁者解樂闋而又命諸臣令歸國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

言其爲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

疏　正義曰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上道德備具其備具者則上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之屬是也　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愼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愼其終

也而衆安得不喻焉聖人養老既愼其本末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　兊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兊命尚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所作録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諭是由學而來故引兊命學爲可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録事之終始常在於學中念之以學爲禮義之府故聖人於中而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 注 兊當至之府　正義曰案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故知兊當爲說也典常也釋詁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云言此存其記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

子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疾之藥必親嘗之試毒味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

亦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復常所服

【疏】正義曰此第五節也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為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　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者內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

【注】親猶至端也　正義曰經云親齊恐是世子親視齊戒之事非身自為故云親猶自也以其玄冠而養是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自齊也云齊玄玄冠玄端也以經直云齊玄故知冠衣俱玄也是以為玄冠玄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鄭注玉藻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玄端玄裳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齊必用玄者玄是陰之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禮運第九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録屬通論不以子游爲篇目者以曾子所問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爲標目耳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

嘆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爲其大切廣言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無匱乏之也男有分分猶職也女有歸皆得良奥之家貨惡其

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尚辭讓之故也故外戶而不閉禦風氣而已是謂大同同猶和也平也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爲家傳位於子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俗狹嗇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亂賊繁多爲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考成也刑猶則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是謂小康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

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疏】正義曰皇氏云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凡爲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爲第一明孔子爲禮不行而致發嘆發嘆所以最初者凡說事必湏因漸故先發嘆後使弟子因而怪問則因問以荅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爲第二明湏禮之急前所嘆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爲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爲第四更正明孔子嘆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言嘆意而言偃有問即隨問而荅荅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嘆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各隨文解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賔者謂仲尼與於蜡祭之賔也事畢者謂蜡祭畢了　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者喟是嘆之形貌言口輔喟然而爲嘆也【注】蜡

者至之中　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郊特牲文十二月者據周言之若以夏正言之則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揔而言之謂之爲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揔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廣雅云夏曰清祀以清潔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善成就而報功其蜡與臘名巳具於上知此蜡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與蜡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爲榮故雖臣亦稱賓也　注觀闕至嘆之　正義曰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

相兼案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乗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縣法象魏巍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宫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于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班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鄭義也云感而嘆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爲嘆也　仲尼至何嘆　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又言其所嘆之事故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蓋者謙爲疑辭不即指正也於時言偃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嘆言嘆恨何事不云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應有嘆也故云君子何嘆　注言偃孔子弟子子游　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姓言名偃字子游魯人也　孔子至志

焉　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太切故廣
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此一經孔子自序雖不及
見前代而有志記之書披覽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
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
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廣大道德之行五帝時也　與三
代之英者英謂英異并與夏殷周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
文武等　丘未之逮也者未猶不也逮猶及也言生於周
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不見大道三代之事而
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於前代也　注大道至
言之　正義曰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大道在禹
湯之前故爲五帝時也云英俊選之尤者案辨名記云倍
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
傑倍傑曰聖毛詩傳又云萬人爲英是英皆多於俊選是
俊選之尤異者即禹湯文武三王之中俊異者云志謂識
古文者志是記識之名古文是古代之文籍故周禮云掌
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皆志記之書也　大道至大同

正義曰既去見其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先明五帝時也　天下爲公者謂天子位也爲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　選賢與能者𨚗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鄭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相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愷謂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　講信脩睦者講談說也信不欺也脩習也睦親也世淳無欺談說輒有信也故哀公問周豐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故孝經云民用和睦是也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己親不獨子己子　使老有所終者既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也　壯有所用者壯謂年齒盛壯者也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任分輕任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　幼有所

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　矜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者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
者皆獲恤養也　男有分者分職也無才者耕有能者仕
各當其職無失分也　女有歸者女謂嫁爲歸君上有道
不爲失時故有歸也若失時者則詩衛女淫奔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是失時也故注云皆得良奧之家　貨惡
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者貨謂財貨也旣天下共之不
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録棄擲山林則物壞世窮　無所資
用故各收寳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爲己　有乏者
便與也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者力謂爲事用
力言凡所事不憚劬勞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惡於　相欺惜
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爲己也　是故
謀閉而不興者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爲鄙詐今　旣天下
一心如親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　盜竊亂賊而
不作者有乏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作
也　故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

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户無俟於閉也但爲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　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注禪位至親也　正義曰禪位授聖謂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位爲己家之有而授子也天位尚不爲己有諸侯公卿大夫之位灼然與天下共之故選賢與能也己子不才可捨子立他人之子則廢朱均而禪舜禹是也然己親不賢豈可廢己親而事他人之親但位是天位子是卑下可以捨子立他人之子親是尊高未必有位無容廢己之親而事他親但事他親有德與己親同也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配天事重不以瞽叟爲祖宗此亦不獨親之義也　注勞事至敎也　正義曰以經云力惡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憚難也謂不難勞事云施無吝心者經云不必藏於己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惜之心先釋力然後釋財便文無義例也　今大至小康　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事也孔子生及三代之末

故稱今也隱去也干戈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　天下爲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爲家也禹爲其始也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以天位爲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也　貨力爲己者藏貨爲身出力贍已　大人世及以爲禮者大人謂諸侯也世世及諸侯傳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爲禮也然五帝猶行德不以爲禮三王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禮也　城郭溝池以爲固者城内城郭城外也溝池城之塹既私位獨財則更相爭奪所以爲此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　禮義以爲紀者紀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爲紀而三王則用禮義爲紀也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爲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云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謂親迎合巹之事　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爲宫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　以立田里者田種

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　以賢勇知者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故須知也所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　以功爲己者立功起事不爲他人也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故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爲己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爲己而發起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時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爲三王中之英選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愼於禮以行下五事也　以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用禮明裁斷之使得其宜也　以考其信者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　著有過者著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用禮以照明之也　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爲則也　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也　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爲常

法也然此五德即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即是禮也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者由用也去罪退之殃禍惡也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埶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共以罪黜退之　是謂小康者康安也行禮自衞乃得不去埶位及不爲衆所殃而比大道爲劣故曰小安也　注大人諸侯也　正義曰上既云天下爲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爲禮明大人非天子又云世及復非卿大夫故以爲諸侯凡文各有所對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士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　注教令之稠其弊則然　正義曰以三王之時教令稠數徵責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

兵兵起煩數故云兵由此起也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

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

也民知禮則易教

疏 正義曰言偃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亡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荅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 故失之者死者言失禮則死若桀紂也 得之者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鄘風者證人若無禮不如速死此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無禮之人相視也視鼠有其形體人亦有其形體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人之無禮傷害更多故云胡不遄死胡何也遄疾也何不疾死無所侵害既言無禮則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大故云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又殽於地殽效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 列於鬼神者言聖王制禮布列法於鬼神謂法鬼神以制禮聖王既法

天地鬼神以制禮本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　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喪禮喪有君親既知嚴上則哀篤君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於射御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冠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爲邪故得而正也

注聖人至屬也　正義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則天之明者彼傳云爲昏媾姻亞杜預云若衆星之共辰極也猶昏媾姻亞繫於家人云因地之利者彼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是也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於祖廟下者謂取仁於禰取義於祖是取仁義法

度於祖禰之鬼神下文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以興作器物是取興作法度於山川鬼神也下又云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於五祀下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霤門戶竈行之法後王制禮取之以爲制度是取法度於五祀之鬼神也下文又有必本於天殽於地之後乃云祖廟山川五祀此又本天殽地之下總云列於鬼神則鬼神之文包此三事故鄭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云以制禮下教令也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旣畢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故下文云殽以降命又云命降于社又云降于祖廟又云降於山川又云降於五祀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令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解此云旣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云鬼者精蒐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者謂宗廟山川五祀據其精蒐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者皆爲鬼神故下文

云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云山川所以儐鬼神是山川稱鬼神也皇氏以此鬼神謂宗廟山川五祀其義非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九